

## 2 图宾根(Tübingen)



图宾根(Tübingen)有时又被译作蒂宾根，位于巴登-符腾堡州(Baden-Württemberg)中部施瓦本(Schwäbian)地区。它是德国最佳生活质量城市。

在形容图宾根的时候每个人都会觉得自己笨嘴拙舌、语竭词穷，似乎无论怎么说都讲不到点子上。那该从何处开始呢？我们描述了房子，却发现忘记了河流；我们描述了河流，却发现忘记了街道；我们描述了街道，却发现忘记了路牌；我们描述了路牌，却发现忘记了草地；我们描述了草地，却发现忘记了小船；我们描述了小船，却发现忘记了少女；我们描述了少女，却发现忘记了天鹅；我们描述了天鹅，却发现忘记了墓地；我们描述了墓地，却发现忘记了汽车；我们描述了汽车，却发现忘记了雕像；我们描述了雕像，却发现忘记了树木……我们描述了这一切，却发现忘记了图宾根。

那不是我们的错，因为人类的语言还没有发展到可以描述图宾根，图宾根不可言传。它以无法描绘的城市气质为特色。



谁都知道图宾根是大学城。可是如果你没到过图宾根，我敢保证你并不知道“大学城”的真正含义。在这里，你分不清是城市容纳着大学还是大学容纳着城市，所有建筑、街道、河流、树木都体现着城市和大学的叠加。如果有人问你大学在哪，你可以随便指南、东北、西南偏南、东南偏东……，甚至可以指向上、右下。没有通向大学的道路，因为道路都在大学之中。

这里有满大街的青春——并不单指人的年龄，因为白发者亦被赐以童颜。咖啡馆里坐的大多是带着书卷气的年轻人，或是他们的老师，再或是研究所的职员。他们不是在赚钱之余休憩，而是在思考之后放松。八万多人口中至少有四分之一（也有说三分之一的）是大学生，加上教职工，大概一半人口与大学有关。一点都不意外，图宾根是德国人口构成最年轻的城市。这不用看数据，一走上大街就能明显感觉到。

不过大学生再多也不该挤满火车站站前广场，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他们在游行——碰巧也与大学教育有关，表达的是对经费分配的不同意见。这个游行并非图宾根独有，巴符州很多城市都在进行类似的活动。前一天斯图加特的大学生已经用帐篷占领了草地，并且没有忘记带上吉他。



铁路将图宾根分成南北两部分。从火车站穿过地下通道来到南边，便到达了非典型的图宾根。这里是新区，有着许多其他城市的影子。一座像教学楼一样的房子躲在广场后面恰当地迎接着行人，它是海关和税务局。立面上弧形的砖拱感觉有点重，而且与窗拱有些重复，看上去像陆小凤，比一般人多长了眉毛。



南边的图宾根有的是“新”，新得得体谦逊。如果你执意要看到“老”，只需向北回望，便可以跟老城山上的房子对视。它们一样关切着南边，关切着它们的后代。



直线型的小河与街道一起构建了南区的城市骨架。在水边读书讨论似乎是经典的学习场景，几块正在洗澡的石头大方地充当着座椅，河里的小鱼没有聚集来倾听，它们都上学去了。这是条学习型的河流。



小河的出现没有充分的理由，虽然你可以说它是供人们思考时间与存在所用。北面的房子凝视着小河，意志坚定地希望它流向自己，于是小河就流过去了。



南区的小河来到北区便立即被忽略，因为陡然热闹起来的都市用喧哗将它埋没。不仅火车站北面的站前广场上人来车往，在街角，色彩还爬到了墙上。



小河不见了，大河出现了。内卡河穿城而过，它恰好与铁路线平行。河上的 Eberhard 桥(图宾根大学就是由大胡子伯爵 Eberhard 建立的，图宾根大学全名是 Eberhard Karls Universität in Tübingen)几乎是行人的必由之路，今天它开满了鲜花。



那些看风景、等公交和匆匆路过的人，都觉得花是为自己而开。



附近的荷尔德林塔(Hölderlinturm)是图宾根的标志性景观。它本身并不精彩，尖锥顶不够饱满，像是在一颗大头上戴了个小帽子，因为脑袋根本塞不进，所以帽子不仅没有被撑破反倒是瘪下去了。



荷尔德林就是被这顶瘪帽子弄疯的，但却成就了图宾根。然而即使没有荷尔德林，图宾根仍然不缺名人。当你在图宾根的街道上漫游时，必然有几步会踩到名人的脚印。除了生活在此处的荷尔德林以外，在我所熟知的人里面，至少还有以下这些与图宾根有关：黑格尔(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，毕业于图宾根神学院)、黑塞(Hermann Hesse，在此地一家书店打工并开始发表作品)、开普勒(Johannes Kepler，毕业于图宾根大学)、科勒(Horst Köhler，前任德国总统，在此学习及教学)、谢林(Friedrich Wilhelm Joseph Schelling，哲学家，与黑格尔和荷尔德林一起组成图宾根三友，此三人都是德国唯心主义的代表)、乔冠华(在图宾根大学学习)、歌德(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)和我(在图宾根走路)。



Eberhard 桥下，就在荷尔德林塔前是一个狭长的河心岛，中间一条 Platanenallee(梧桐大道)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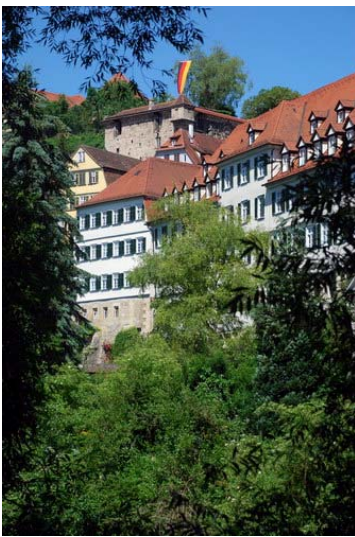
为了让它名符其实，大道上除了梧桐以外什么都没有。



尽头坐着个 Friedrich Silcher，他也是位名人，是个音乐家，曾在图宾根大学任职。变成石头的他藏在浓荫深处，只有卡车是他的知音。



浓荫与艳阳隔河相望。荷尔德林塔所在的北岸，洒着阳光的时候一定会坐着一些年轻人。太阳很高，影子很长。几只天鹅可疑地游过来，像是要来抓逃课的学生。又像是救生员，严肃地巡视着水域，等着上面的人掉下来。人群背后，天鹅看不见的建筑山墙上，彩色的气球飘在窗外，成为山墙上的亮点。



必须仰起脖子看北岸那些房子，因为那里地势较高。人仰望的时候，看到的蓝天自然也会多一些。



地势高的好处就是让人们觉得一定要去那里。它就像一个阴险的理想，先把尽端的美景露一点给你看，再把面前的艰难用树木遮起来。房子摸透了人们的心思，在街角总是多那么一点精致，暗示后面的精彩。



人们带着对街角的信任来到文艺复兴时期的Hohen-Tübingen 宫，Hohen 就是高的意思。这里并没有多少游人。



因为高所以就可以俯瞰。眼前的景象并不出人意料，因为没有重工业，图宾根战时未遭大规模轰炸，老房子得以幸存下来。不过红瓦绿树的城风貌却一点也不比其他城市更精彩，图宾根的强项不会停留在表面，不会这么容易被看到。



树林、河流、田野、山包，一个都不能少。图宾根包含着成为城市的所有元素，但具备所有元素的城市不一定能成为图宾根。因为城市有两种：1.图宾根；2.其他。



Hohen-Tübingen 宫可不是专供人们到此一游的，它仍有实用功能，这里是考古研究所和一个美术馆。



四边围合的院子里很安静，偶然有点声音，弹在墙壁上，然后就散开了。



侧门里有装饰倾向很强的楼梯，那时的人们总是想方设法掩饰结构。走在楼梯上的人可别把两腿拧成那个样子。室外的消火栓不能拥有那样的形象，它误以为自己丑陋，独自呆在平台角落等待着火焰来临。



安慰了孤独的消火栓后，还可以去附近的 Marktplatz 逛逛。众所周知，每个城镇都会有 Marktplatz。图宾根的 Marktplatz 并不大，人倒有不少，一个接一个的遮阳伞几乎让它变成了室内市场，相信它只在夏天或雨天才是这个样子。





大叔大婶借买菜之机休息聊天，他们花在喝咖啡上的时间比买菜的时间长得多。



周围的小房子大多很平实。愉悦的溪流一找到屋后的缝隙就钻进去了。有了这样的小溪，水中的动物也可以来赶集。



一辆汽车在房子门口探头探脑，发现自己太胖，进不去。它一定恨透了门口那根柱子。可是房子告诉汽车，没有它我就要塌了。难道你来自中国？听说只有装修房子的中国人才敢仇视承重结构。



新造的房子都是新的——听上去是废话，但这里的“新”指风格。又新又红的大楼周围区域是医学院。



花一点脚力穿过山林，会发现与老城隔了一大段距离的西北部城区有很多新的校舍。



而老城东面的山坡草甸在城中很多地方都可以望见，中午很多小羊在那里吃饭。



马路两边特别吸引人的建筑其实很少，而电脑雕塑出现在图宾根真是一点都不令人惊讶。



有些房屋陈旧得很坦然，尽管没有人在此停留，甚至连路过的人都不多，但它仍明白自己很受人尊敬。



城里像旧房子一样心境坦然的人很多。公园草坪上就有的是读书青年。



日光浴向来是他们的最爱。



如果你对自己的内衣足够自信，尽可以大方地把它展示出来。



有些街道仍不能通行，因为早上开始的游行还在继续。



学生们的宣传资料上写的是“Zeit zu Streiken”，罢课时间。



警察很悠闲，他们一点都不紧张，这场面他们见得多了。不过他们是带着枪的。在城市里，枪主要不是用来打人，而是用来吓人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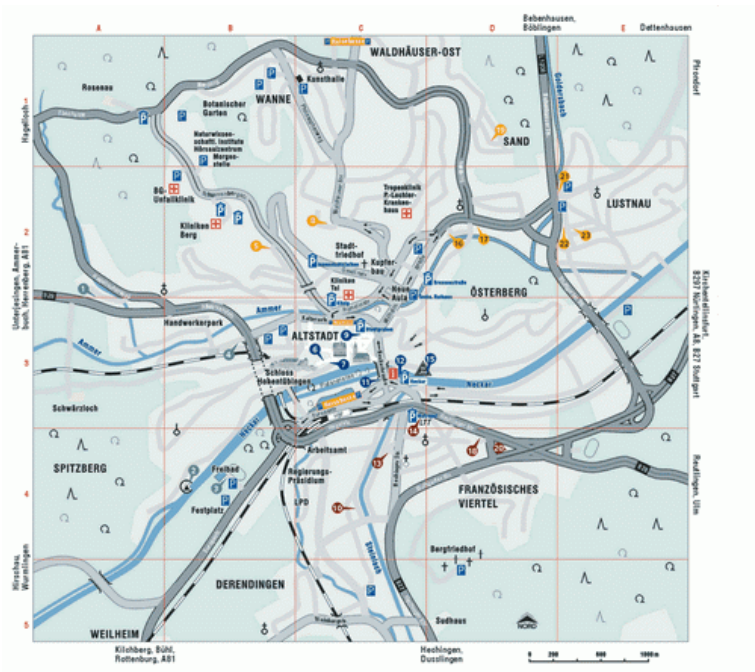
游行者占据的道路最终还是通向 Eberhard 桥。荷尔德林塔前的等待，让繁忙的大街也一起停了下来。



大街真的得停下来，警车堵住了桥的这一端。警察吹着哨子。吃着冰激凌的阿姨慢条斯理地向警察询问着交通管制的情况，一点都没有着急的样子。因为不能继续赶路，骑车的女子遇到了一个伙伴，她觉得还是停下来更开心。所以我们也停下来吧。

特别说明，前面所述仅是图宾根的零星片段，不能当作旅游指南。

图宾根是一座关乎记忆的城市，图宾根也是一座关乎忘记的城市。去图宾根前不要设想任何寻见，因为你可能什么都找不到；去图宾根前尽可设想任何寻见，因为到了图宾根你自然就会忘掉此前的一切。



官方网站:

<http://www.tuebingen-info.de/>

图宾根的官方网站也很特别，按常规应当将<http://www.tuebingen.de/>作为城市官网的域名，但图宾根却把它给了大学。